东北农业科学 2025,50(5):100-108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 10.16423/j.cnki.1003-8701.2025.05.016

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雷振华,姚 楠*,宋 玮
(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基于2013-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TOPSIS熵权法测度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水平,构建面板双固定模型、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实证检验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表明,乡村旅游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该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区域与教育水平的异质性;乡村旅游能够通过非农就业效应、乡村创业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市场化水平和消费水平能够正向调节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为此,提出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扩大乡村旅游非农就业规模、推进乡村旅游创新创业活动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27;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877(2025)05-0100-09

Theoretical Logic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Rural Tourism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LEI Zhenhua, YAO Nan*, SONG Wei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23, this study uses the TOPSIS-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structs a panel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a mediation model, and a moderat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tourism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even after endogeneity tests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hibits heterogeneity across regions and educational levels. Rural tourism can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ffect,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ffec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ffect. The level of marketization and consumption level can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this end,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xpanding the scale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 rural tourism, advanc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in rural tourism, and optimizing the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Mediation effect; Moderation effect; Heterogeneity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乡村旅游是依托乡村资源实现农业功能拓展、乡村价值挖掘和业态类型创新的新产业[1],能够融通工农城乡产业,实现资金、政策、技术等外部性资源与土地、劳动力等本土性资源的高效协同,促使乡村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优秀民俗文化实现全面振兴。系统性探究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25-02-10
基金项目: 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青少年发展研究重点项目(2021QZ03);内蒙古自治区民委2025年度民族工作研究项目(2025-NMWYB007)
作者简介: 雷振华(1982-),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和乡村振兴。
通信作者: 姚 楠,E-mail: yngtxm@126.com

1 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颇丰,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关于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

究，相关文献围绕山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和民族地区旅游等展开研究。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绩效的正向影响呈自东向西递减趋势，存在“支撑条件保障型”“文化基础夯实型”等4种振兴绩效组态路径[2]。政府支持和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旅游嵌入乡村振兴的外部动力和内在动力，应在中观层面实现产业、技术、人才的多维度嵌入，以及在微观层面实现生态与文旅融合的嵌入[3]。红色旅游能够显著促进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在中部地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本等是红色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传导路径[4]。民族地区16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乡村振兴水平整体较高，存在活力迸发型、资源驱动型和区位辐射型等乡村振兴旅游路径[5]。

二是关于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性研究，相关文献围绕二者的耦合关联和交互响应等展开研究。陈伍香[6]研究发现，三县(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地区异质性，其中景洪市属于良好协调，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雷山县属于勉强协调，经济效益和资源禀赋是制约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素。杨永丰等[7]结果显示，渝城市群141个县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动态交互响应关系，二者相互促进且密切关联。任耘[8]研究表明，我国总体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何静等[9]结果显示，华中地区旅游业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在大部分年份内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乡村振兴与旅游产业中的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国内旅游人数等指标存在高度关联性，而旅游产业与乡村振兴中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用电量等指标存在高度关联性。

已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既有研究多针对小尺度的乡村旅游地或某一省份，较少从中国整体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二是以往实证研究在处理乡村旅游中多以单指标替代，较少全面系统性的量化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TOPSIS熵权法测度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并通过面板双固定效应等一系列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

2 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说

2.1 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振兴的直接逻辑

根据新内源发展理论，乡村旅游发展能够强化农村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激发农村资源的内需潜力[10]，通过旅游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引领乡村振兴。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直接促进乡村振兴。与此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通过交通、通信等基建效应全面加快城乡产业融合，进而促进乡村振兴[11]。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提振旅游经济直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引导农村劳动力向边际生产率更高的服务业转移，对乡村以农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存在优化效应，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对外源性资本的吸引能够优化农村资本配置，而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配置的优化是推进城乡产业资源平衡并实现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也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基础。综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1：乡村旅游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

2.2 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振兴的中介逻辑

2.2.1 非农就业逻辑

乡村旅游发展是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12]，其对农村劳动力结构的非农化影响与乡村振兴逻辑相契合。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从单一农业向二、三产业转型，该过程伴随的劳动力非农化反向刺激了农村绿色产业和低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在遏制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同时吸引了外部人力资源，劳动力结构的优化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通过吸引城市高素质人才健全城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机制，发挥乡村旅游的人口反虹吸效应，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口红利。综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2：乡村旅游能够通过非农就业效应促进乡村振兴。

2.2.2 乡村创业逻辑

乡村旅游发展为乡村创业提供了市场保障，其对就业机会的创造以及农民收入的增加与乡村振兴逻辑相契合。一方面，新时代的乡村创业与农村三产融合相辅相成，对乡村旅游创业而言，其创业门槛低、创业形式灵活以及季节性强等特征尤其符合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村群体创业，极大释放乡村人口红利的动能[13]；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创业能够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其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参与其中农民的致富增收，而且创业引致的连锁反应能够带动当地餐饮、通信、建筑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提升农村经济业态的活跃度。综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3：乡村旅游能够通过乡村创业效应促进乡村振兴。

2.2.3 产业结构逻辑

乡村旅游发展是对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14]，其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关产业的带动与乡村振兴逻辑相契合。一方面，乡村旅游产业能够推动三产融合，乡村旅游发展带动的农产品加工业、旅游特色商品制作工坊等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与文旅、加工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乡村产业振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产业能够延伸产业链，在纵向延伸方面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深化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并提升产品附加值，在横向拓展方面通过创新乡村旅游多元业态实现乡村资源增值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综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4：乡村旅游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促进乡村振兴。

2.3 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振兴的调节逻辑

2.3.1 市场化水平逻辑

市场化水平在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振兴机制中发挥着资源配置“加速器”和产业协同“耦合剂”的作用。从资源配置层面看，市场化程度直接影响乡村振兴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与配置精准度[15]，较高的市场化水平能够通过有效的竞争机制和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要素向乡村旅游高价值环节聚集(例如土地要素市场化促进闲置农宅流转为精品民宿)，进而强化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从产业协同的层面看，市场化通过横向融合、纵向整合以及利益联结等形式强化乡村旅游的赋能，在横向融合上能够通过精准的市场供需匹配机制推动文旅企业与农业形成体验式消费，在纵向整合上能够通过专业化分工加速物流、营销等专业化服务嵌入旅游产业链，在利益联结上能够通过明晰的产权制度实现旅游产业链的收益共享。综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5：市场化水平能够正向调节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2.3.2 消费水平逻辑

消费水平在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振兴机制中发挥着经济乘数效应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消费水平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总收入及其引致的经济辐射效应，高消费水平地区的乡村旅游通过住宿、餐饮、特色农产品等高额支出，不仅能够带动本地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升级，而且能够通过吸引外部资本形成高质量的产业经济循环[16]；另一方面，消费水平能够调节乡村旅游产业的价值链深度，高消费水平能够倒逼乡村旅游业态向文化研学、生态康养等高附加值领域升级，进而提升农文旅产品的溢价，推动乡村产业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提升乡村产业价值链。综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6：消费水平能够正向调节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RR)。依据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并参考相关研究[17-18]，本研究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表1)，并采用TOPSIS熵权法测度。

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一级指标 Primary indicator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icator	指标说明 Indicator explanation	计算公式 Formula for calculation
产业兴旺	生产效益	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	ln(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村人口)
	基础设施水平	农村人均用电量	ln(农村用电量/农村人口)
	机械化水平	亩均机械总动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化肥施用量	亩均化肥使用量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生态宜居	基础生活设施水平	集中供水普及率	集中供水乡/乡镇总量
	医疗水平	人均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卫生院床位数/农村人口
	交通便利水平	乡村铺装路占比	有铺装路面(高级)/村道
	有线电视覆盖率	农村有线电视覆盖率	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乡风文明	受教育程度	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	(小学学历人数×6+初中学历人数×9+高中学历人数×12+大专以上学历人数×16)/农村6岁以上人口数
	文教娱乐支出水平	农村居民文化教育娱乐支出	ln(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

续表1

Table 1 Continued

一级指标 Primary indicator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icator	指标说明 Indicator explanation	计算公式 Formula for calculation
	义务教育水平	农村义务教育师生比	乡村义务教育在校生/义务教育老师
治理有效	社会保障	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ln(农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城乡融合度	城镇化率	/
	贫困情况	贫困发生率	/
	乡村发展规划	有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
生活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城乡消费差距	城乡居民消费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纯收入	ln(农村居民纯收入)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

解释变量:乡村旅游(RT)[19]。本研究从资源禀赋、经济效益、发展规模和支撑条件4个维度构建乡村旅游指标评价体系(表2),并采用TOPSIS熵权法测度。

表2 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tourism

一级指标 Primary indicator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icator
资源禀赋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数/个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个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个
经济效益	乡村旅游收入/元
	旅游收入占GDP比例/%
发展规模	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万人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数/个
	旅游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从业人员比例/%
支撑条件	森林覆盖率/%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PM_{2.5}$浓度/$\mu g \cdot m^{-3}$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乡镇文化站数/个

控制变量(X):经济规模(PGDP),采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城镇化率(URB),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地区基础设施(TRA),采用公路里程数与地区行政面积的比值表示;财政支持(GOV),采用地区财政支农总额与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表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3.2 研究方法

(1)熵权TOPSIS法

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等核心指标,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1步,原始数据y_{ij}的标准化处理:

$$y_{ij}=\frac{x_{ij}-\min\left(x_{ij}\right)}{\max\left(x_{ij}\right)-\min\left(x_{ij}\right)}(\text{正向指标}),\ y_{ij}=\frac{\max\left(x_{ij}\right)-x_{ij}}{\max\left(x_{ij}\right)-\min\left(x_{ij}\right)}(\text{负向指标}) \quad (1)$$

其中,x_{ij}为表1和表2中的二级指标原始数据,i为样本序号,j为指标序号。

第2步,计算指标比重p_{ij}:

$$p_{ij}=\frac{y_{ij}}{\sum_{i=1}^{n}y_{ij}} \quad (2)$$

第3步,计算指标信息熵e_j、差异系数d_j和权重w_j:

$$e_j=-\left[\frac{1}{\ln(n)}\right]p_{ij}\ln\left(p_{ij}\right) \quad (3)$$

$$d_i=1-e_j,w_j=\frac{d_j}{\sum_{j=1}^{m}d_j} \quad (4)$$

第4步,计算RR和RT指数:

$$RR(RT)_{ij}=\sum_{i=1}^{5(4)}\sum_{k=1}^{q}W_j y_{ij} \quad (5)$$

其中,q为指标分组数量,i为样本序号,j为指标序号,k为指标分组。

(2)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

构建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体如下:

$$RR_{it}=a_0+a_1RT_{it}+\sum a_iX_{it}+\mu_i+\lambda_t+\varepsilon_{it} \quad (6)$$

其中,RR为乡村振兴,RT为乡村旅游,X为控制变量,μ、λ和ε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

效应和随机扰动项，i、t和j分别为省份、年份和控制变量标识，α为待估计系数。

3.3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基于港澳台和西藏地区的数据缺失，本文实证样本选择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时间截面选择为2013–2023年。

数据来源：乡村振兴测度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乡村旅游测度的原始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官网、文物局和住建部官网、各省域文化和旅游局以及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小组。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局网站。

表3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3 Variable descrip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类别 Category	名称 Name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最大值 Maximum value	最小值 Minimum value
被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	1.449	0.231	3.015	0.792
解释变量	乡村旅游	0.306	0.177	0.627	0.118
控制变量	经济规模	11.409	3.005	18.201	7.126
	城镇化率	0.515	0.183	0.691	0.344
	地区基础设施	0.881	0.429	0.930	0.102
	财政支持	0.116	0.026	0.203	0.035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表4为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为仅加入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至列(5)依次加入经济规模、城镇化率、地区基础性设施和财政支持等控制变量。观察可知：控制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且未加入控制变量条件下，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0.160，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渐加入，模型拟合度以及核心变量的显著性不断提升，列(5)回归结果最优；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0.223，通过1%显著性检验，验证了研究假说H1的成立。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存在正向影响，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能够提升乡村振兴水平0.223%。此外，控制变量检验结果显示：经济规模、城镇化率、地区基础性设施和财政支持等均在1%统计性水平上与乡村振兴存在正向关联，即控制变量水平的提升均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1)	(2)	(3)	(4)	(5)
RT	0.160^{**}(2.01)	0.165^{**}(2.42)	0.182^{***}(2.70)	0.215^{***}(2.94)	0.223^{***}(3.08)
PGDP		0.403^{***}(3.25)	0.415^{***}(3.31)	0.413^{***}(3.42)	0.420^{***}(3.49)
URB			0.103^{***}(2.71)	0.109^{***}(2.70)	0.111^{***}(2.74)
TRA				0.245^{***}(3.08)	0.260^{***}(3.11)
GOV					0.144^{***}(2.90)
常数项	1.694^{***}(3.28)	2.088^{***}(3.50)	2.499^{***}(3.48)	2.386^{***}(3.59)	2.509^{***}(4.41)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418	0.449	0.504	0.551	0.627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内为t值，下同。

Note: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10%, 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t values, the same below.

4.2 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考虑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乡村振兴水平较高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更高。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选择为乡村旅游的滞后一阶(L.RT),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的列(1)和列(2)。

(2)其他稳健性检验:为保证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①调整数据处理方式,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双侧缩尾,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列(3)。②增加控制变量,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新增人口密度(人口总量/地区面积)和对外开放水平(货物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列(4)。③分位数回归,将分位数设定为30%和70%进行回归检验。

观察可知:①内生性检验中的L.RT检验系数在1%统计性水平上为0.419,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强相关性,RT检验系数在1%统计性水平上为0.251,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正向影响结论依然成立。②其他稳健性检验中的RT系数均为正值,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数据缩尾处理、增加控制变量和分位数回归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稳健可靠。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Endogeneity test: instrumental variables method		稳健性检验 Robustness test			
	RT	RR	数据缩尾	增加控制变量	分位数:Q(30)	分位数:Q(70)
RT		0.251***(3.08)	0.240***(3.17)	0.229***(3.20)	0.195***(2.98)	0.206***(3.04)
L.RT	0.419***(3.12)					
X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612	0.609	0.622	0.653	0.618	0.624

4.3 异质性检验

(1)地区异质性检验:考虑到不同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差异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将30个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北京、天津等11个地区)、中部(山西、吉林等8个地区)和西部(四川、贵州等11个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具体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特征,表现为自东向西递减的演化格局。

(2)教育异质性检验:农村教育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20]。参考相关研究[21],以农村15岁以上文盲人口比重的中位数为划分依据,将样本划分为高教育水平组和低教育水平组,并分别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7。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教育水平异质性特征,乡村旅游对高教育水平地区乡村振兴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5 拓展研究:机制检验

5.1 研究设计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传导机制,具体如下:

$$M_{it} = \beta_0 + \beta_1 RT_{it} + \sum \beta_j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7)$$

$$RR_{it} = \gamma_0 + \gamma_1 M_{it} + \gamma_2 RT_{it} + \sum \gamma_j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8)$$

表6 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s

变量 Variable	东部地区 Eastern region	中部地区 Central region	西部地区 Western region
RT	0.293***(3.08)	0.201***(2.79)	0.170***(2.70)
X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493	0.442	0.517

表7 教育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s in education

变量 Variable	高教育水平组 High-education level group	低教育水平组 Low-education level group
RT	0.288***(3.00)	0.176***(2.75)
X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R^2	0.541	0.503

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振兴的调节机制，具体如下：

$$RR_{it} = \delta_0 + \delta_1 M_{it} \times RT_{it} + \delta_2 RT_{it} + \sum \delta_j X_{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cdots\cdots (9)$$

其中：M为中介变量，包含非农就业(NR)、乡村创业(RE)和产业结构(SN)，NR用乡村非农就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比重表示，RE用乡村旅游企业数量表示，SN用泰尔指数表示。T为调节变量，包含市场化水平(MA)和消费水平(CL)，MA用市场化指数表示，CL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表示。

$$UIS = \sum_{i=1}^{n} \left(\frac{Y_i}{Y}\right) \ln\left(\frac{Y_i}{L_i} \Big/ \frac{Y}{L}\right) \quad \cdots\cdots (10)$$

其中，i为农业细分行业，Y和L分别为行业产值和就业人数。

其他变量解释同3.2，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同3.3。

5.2 中介机制检验

表8结果表明，非农就业、乡村创业和产业结构在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效应，即乡村旅游能够通过非农就业效应、乡村创业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促进乡村振兴，验证了研究假说H2、H3和H4的成立。

表8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8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test

变量 Variable	非农就业效应 Nonfarm employment effect		乡村创业效应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ffect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ffect	
	NR	RR	RE	RR	SN	RR
RT	0.173***(2.96)	0.252***(3.28)	0.095***(2.87)	0.239***(3.06)	0.127***(2.73)	0.241***(3.15)
NR		0.088***(3.03)				
RE				0.119***(2.86)		0.304***(3.10)
SN						
X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496	0.338	0.507	0.341	0.510	0.352

5.3 调节机制检验

表9结果表明，市场化水平和消费水平在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中存在调节效应，乡村旅游对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和高消费水平地区乡村振兴的影响更明显，验证了研究假说H5和H6的成立。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TOPSIS熵权法测度了乡村振兴水平与乡村旅游水平，构建面板双固定效应等模型实证检验了乡村振兴对乡村旅游的影响机理。结论如下：(1)乡村旅游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该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和教育水平异

表9 调节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9 Results of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test

变量 Variable	市场化水平调节效应 Market-based level adjustment effect	消费水平调节效应 Consumption level adjustment effect
	RR	RR
RT	0.241***(3.20)	0.267***(3.34)
MA	0.074**(2.14)	
MA×RT	0.155***(2.69)	
CL		0.221***(2.93)
CL×RT		0.304***(3.02)
X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637	0.622

质性特征,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对高教育水平地区的影响明显高于低教育水平地区。(3)非农就业、乡村创业和产业结构在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4)市场化水平和消费水平在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

本研究得出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①全国层面上,应强化乡村旅游发展统筹规划的顶层设计,在产业融合、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等核心原则下制定并实施支持乡村旅游的政策体系,推进交通、卫生、环保等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②区域层面上,应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精准施策: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推动乡村旅游的品质升级,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创新驱动;中部地区应依托丰富的农耕与历史文化资源加强乡村旅游资源的挖掘与转化,重点发展非遗工坊、主题村落等特色旅游产业链;西部地区应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品牌建设,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禀赋发展生态观光、自然教育等绿色旅游业态。③教育水平层面上:高教育水平地区应依托地区人力资本优势推动乡村旅游创新,加强乡村旅游中数字营销、遗产保护等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低教育水平地区应重点强化乡村旅游中餐饮服务、旅游接待和基础电商等实用技能的培训,引导旅游企业或旅游协会的参与,建立乡村旅游发展长效人才机制。

第二,扩大乡村旅游非农就业规模。乡村旅游通过产业融合与产业链延伸为非农人口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机遇,而非农就业效应中介了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机制。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展乡村旅游产业边界,围绕乡村旅游核心要素进行纵向延伸,发展乡村旅游配套产业(如特色餐饮、文化体验和手工艺产销)并催生相关岗位需求;另一方面,应创新乡村旅游新业态,大力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旅游小镇、田园综合体等多种形式的乡村旅游业态,通过"乡村旅游+"的横向融合,不断扩大乡村非农就业规模。

第三,推进乡村旅游的创新创业活动。首先,应优化乡村旅游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简化乡村旅游文创项目的审批流程,鼓励乡村旅游政策的松绑,对乡村旅游新业态提供种子资金、贴息贷款及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提升乡村旅游的创新创业活跃度。其次,应加强乡村旅游创新平台建设,建立省、市、县的多维度创新孵化中心,为乡村旅游创新创业提供商业策划、品牌设计等专业服务保障。最后,应激活乡村旅游创新要素流通,通过加强创新创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创业人力要素的双向流动,推动乡村旅游跨界资源的衔接,促进文化创新、数字科技等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有机融合,孵化沉浸式文旅、零碳民宿等新型乡村旅游形态。

第四,优化乡村产业结构。首先,应以乡村旅游为抓手重构乡村产业价值链,推动传统农业向乡村旅游产业延伸,发展观光农业等新业态,实现农业产业链增值。其次,应培育乡村旅游新增长极,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乡村旅游产业中的高附加值领域(如文创IP项目),开拓乡村旅游高品质服务增长极和智慧化新业态增长极;另一方面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打破乡村优势要素向城市流动集聚的壁垒,充分利用乡村旅游发展优化乡村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 辛本禄,刘莉莉.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2(1):137-143.
XIN B L, LIU L L.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Study & Exploration, 2022(1): 137-143. (in Chinese)

[2] 邹永广,衷浩滢,崔一付.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评价及其提升路径[J].经济地理,2024,44(8):201-210.
ZOU Y G, ZHONG H Y, CUI Y 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8): 201-210. (in Chinese)

[3] 陈佳馨,申始占,王鹏飞.偏远山区乡村旅游嵌入乡村振兴:问题透视、路径建构与破解思路[J].税务与经济,2025(1):60-67.
CHEN J X, SHEN S Z, WANG P F. Embedding rural tourism into revitalization in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issues, path construction, and solutions[J]. Taxation and Economy, 2025(1): 60-67. (in Chinese)

[4] 朱虹,袁佳.红色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9(2):128-135.
ZHU H, YUAN J.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red tourism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5, 49(2): 128-135. (in Chinese)

[5] 李金铠,李瑞香,魏伟.基于国家示范县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路径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5,44(2):122-128.
LI J K, LI R X, WEI W.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rural tourism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areas based on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ounties[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5, 44(2): 122-128. (in Chinese)

[6] 陈伍香.乡村旅游质效提升与乡村振兴耦合机理研究—以龙胜各族自治县、雷山县、景洪市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23(12):127-136.
CHEN W X. Study on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quality-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ses of Longsheng, Leishan, and Jinghong[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23(12): 127-136. (in Chinese)

[7] 杨永丰,张非凡,罗仕伟.成渝城市群县域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的交互响应[J].经济地理,2024,44(9):221-231.
YANG Y F, ZHANG F F, LUO S W. Interactive response between county tourism efficienc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9): 221-231. (in Chinese)

[8] 任耘.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及路径选择[J].广西社会科学,2024(5):135-143.
REN Y. Coupling mechanism and path selec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2024(5): 135-143. (in Chinese)

[9] 何静,郭二艳,朱玉芳.华中地区旅游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联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5,46(2):236-244.
HE J, GUO E Y, ZHU Y F. Coupling correl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entral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5, 46(2): 236-244. (in Chinese)

[10] 陈虎.IRT理论视角下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和类型[J].求索,2024(6):149-158.
CHEN H. Models and types of tourism assi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RT theory[J]. Seeker, 2024(6): 149-158. (in Chinese)

[11] 陈莉,李等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农业经济,2025(5):70-72.
CHEN L, LI D D. Dilemmas and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rural revitalization[J].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5(5): 70-72. (in Chinese)

[12] 王金伟,王启翔,崔佳鑫,等.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非农就业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经济地理,2025,45(2):213-224.
WANG J W, WANG Q X, CUI J X, et al. High-quality tourism developmen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45(2): 213-224. (in Chinese)

[13] 项国鹏.旅游创新创业促进"十五五"时期区域高质量发展[J].旅游学刊,2025,40(3):11-13.
XIANG G P. Tourism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moting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J]. Tourism Tribune, 2025, 40(3): 11-13. (in Chinese)

[14] 黄细嘉,张科,熊子怡,等.乡村旅游、结构转型与农民收入增长—来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的经验证据[J].世界农业,2023(3):71-84.
HUANG X J, ZHANG K, XIONG Z Y, et al. Rural tourism,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ountie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J]. World Agriculture, 2023(3): 71-84. (in Chinese)

[15] 罗必良,程国强,耿鹏鹏.乡村振兴中的市场、企业与政府—基于种植文化的理论假说及其检验[J].改革,2024(12):110-126.
LUO B L, CHENG G Q, GENG P P. Market,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nd test based on planting culture[J]. Reform, 2024(12): 110-126. (in Chinese)

[16] 徐宇明,周浩.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5):103-115.
XU Y M, ZHOU H. Impact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on consumption upgrade of rural residents[J].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2(5): 103-115. (in Chinese)

[17] 宋高燕.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资本配置效率视角[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0(3):130-148.
SONG G Y.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5, 50(3): 130-148. (in Chinese)

[18] 辛冲冲,袁一杰,韩韵格.公共数据开放与乡村振兴—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5(3):123-134.
XIN C C, YUAN Y J, HAN Y G. Open public data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rom government data platform launch[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25(3): 123-134. (in Chinese)

[19] 刘佳,赵青华,王慧.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3,38(2):490-510.
LIU J, ZHAO Q H, WANG H. Spatial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490-510. (in Chinese)

[20] 王敏,谷羽,李兆伟.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3(1):56-71.
WANG M, GU Y, LI Z W.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empirical test[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53(1): 56-71. (in Chinese)

[21] 万科,曹鹏翥,罗秋怡,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5,41(4):5-10.
WAN K, CAO P Z, LUO Q Y, et al.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5, 41(4): 5-10. (in Chinese)

(责任编辑:王 昱)